

# 孟子

後藤點

三

庫文官政			
	七		漢
一	八		書
〇	九	〇	門
冊	架	函	辨

庫文閣內			
二	七		漢
七	八		書
函	一	〇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780	
冊數	10( 9)		
函號	277	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圓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魯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管。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

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綱關。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怨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

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

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

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

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

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

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

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

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

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

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

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

朝音朝

勝平聲



同。粹與闢

喪去聲

蹶居衛

反。

泄弋制

反。

沓徒合

反。

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故曰城

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

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

民興喪無日矣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

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泄泄猶沓沓也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

時人語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

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誠毀也故曰責難於君謂

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

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

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入之道欲為君盡君

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

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

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孔子曰道二仁

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一端之外更無他道出

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



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此之謂也

詩太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

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語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

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惡去聲 樂音洛 強上聲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

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效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

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善而身無不正矣天下

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

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

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恆常也雖常言

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豈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

治人之 治平聲 不治之 治去聲

恆胡登 反



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

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木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

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臣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遠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洪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時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

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

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脩

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

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引此以言小

之事也今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

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教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耻受其

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

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

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

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

女去聲

五



禿音灌

好夫音扶去聲

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

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

敵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

十萬曰億侯維也殷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

以爵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

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

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

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

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

於天下也不可為眾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今也欲無

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

恥受命於太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

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同音落

樂音落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

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

亡國敗家之有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

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

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

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滄浪水名纓冠系也孔子曰小子

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

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

後人伐之所謂自取之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

夫音扶

浪音郎



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

辨於存亡之著福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

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

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

也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是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

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鷓也為

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

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

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

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

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

以陷於死亡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辨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

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

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

惡去聲

走音奏

為去聲

毆與驅

同

鷓音雀

皆去聲

好為王

反

鷓諸延

同

皆去聲

好為王

反

鷓諸延

同

皆去聲



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

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

路也

仁名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未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

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而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

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

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親長在人為甚

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

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

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信於友矣悅

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

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

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

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

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



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於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

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

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

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繹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任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

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二老伯夷太公

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

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

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李氏宰無能改於其德

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

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李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

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

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

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林氏曰富其君

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辟去聲

焉於反

為去聲



同 辟與開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州萊

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睥音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

睥音牟

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

睥音牟

則眸子眊焉良善也眸子自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

焉於度

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音搜

廋匿也言赤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與平聲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

與平聲

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惟恐不順言恐入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授音受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

以手者權也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

不援何也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曰天下溺

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

乎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

乎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

孟子卷之三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教也孟

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

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

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

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

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古者易子而教

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

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無體。辱親。雖日用二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孰不為事

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曾子養曾皙。必有

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

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

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

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

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

復扶又



適音讀  
間去聲

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者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也。

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趙氏

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惠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足非問。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天德之人，正已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且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問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遠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懲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言亦有為而言之與。

其言者，以其未遭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懲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言亦有為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王勉曰：學問有餘，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

易去聲

好去聲



長上聲

舖博孤反  
反  
反  
反

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  
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  
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  
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客舍也王驥孟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真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教來徒  
舖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嘜也

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也  
舜不告而

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舜告焉則不得娶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  
○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

是也

仁王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王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

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

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

為無之  
為去聲

樂斯樂  
則之樂



已則不知足之踏之手之舞之

斯二者指事親從

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功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

而歸已猶艸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

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 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

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入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

瞍底豫而天下化 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

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

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孟子卷之八

朱熹集註

離婁音句下

凡二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

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

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

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

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王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

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

洧

子產鄭大夫公孫橋也溱洧一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

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本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

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杠方橋也徒杠

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一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

漚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

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除也如周禮閭人為之辟之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

使之避已亦不為過况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人而

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

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乘去聲

溱音臻

洧音美

反

杠音江

辟與闕

同

焉於慶

反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

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

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

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群臣可謂絕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

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

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

斯可為服矣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曰

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

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

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

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則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

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

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

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

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揚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

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且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

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

為去聲下為之同



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一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

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

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衆有賢父兄者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著

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

義所在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空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

樂音洛

行去聲

養去聲



可以當大事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無以用其力矣故尤

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反 造七到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

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

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

得之也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

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飲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鬪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

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

王者未之有也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頓殊學者

於此不可不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

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一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

取於水也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

反 去吏

反 去聲



舍故皆上聲

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

是是之取爾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濁湧出之貌。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

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苟為無本七

八月之間雨集溝澮比焉盈其涸也可立而

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

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耻者耻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

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言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

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少也。庶。眾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

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眾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

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舜明於庶物

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

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

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

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

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執中之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文王視民如

傷望道而未之見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

如讀為如古字

國好皆去聲

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



通用。

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池狎也。邇者人。

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

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

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

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群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

之春秋一也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鐸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

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時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

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

杞音九

乘去聲  
音逃



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

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

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

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逢薄江反惡平聲

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

無罪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

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

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

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

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

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

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

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

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

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



去聲 上聲

齊側皆反

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  
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  
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  
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

之西子羨婦人蒙猶冒也不潔也雖有惡人齊戒沐浴

則可以祀上帝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

者以利爲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契也

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入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

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

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

矣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道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

之性而不爲害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

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

去聲 爲並



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

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

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

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

是簡驩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

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

子教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與各有位次若問禮凡有爵

朝音潮

者之喪禮則職喪治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

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恆

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

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

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

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

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忠者盡已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

恒胡登反

橫去聲下同

此同與放



難去聲

天音扶

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異。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較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

食音嗣

樂音洛

由與猶同

事見前篇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位，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



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  
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

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

人也禮貌敬之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

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

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

專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

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

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戮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

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

之大者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夫章子豈不欲

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

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

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言章子非不欲身有未妻

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討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揚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

曰無萬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

修我牆屋我將及寇退曾子及左右曰待

好養從皆去聲  
狠胡懇反  
天音扶

夫章之夫音扶  
為去聲  
屏必井  
反  
去聲



與去聲

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  
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  
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  
七十人未有與焉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  
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  
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  
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  
其難言師實  
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  
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  
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  
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

反 矚古莧

○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  
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儲子齊人也矚竊視也聖  
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  
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  
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  
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  
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

施音迤  
又音異



播音燔

施如字

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乙其餘不足又  
 顧而之他此其為履是之道也其妻歸告  
 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  
 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  
 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  
 也良人夫也慶飽也顯者當貴人也施施施而行不使良  
 人知也墻家也顧望也訕訕言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  
 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  
 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江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之八

孟子卷之九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號平聲

天音扶 反 苦八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  
 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  
 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  
 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  
 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為



匹平聲

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息長

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子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怒無怒之貌。於我何哉？言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

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

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

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

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

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

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

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

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

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

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

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少好皆去聲

為去聲



反。魁直類

反。去聲

國都禮  
反。女六  
反。音尼  
與平聲

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

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黷父母。是以不

告也。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警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黷父母。於

也。父母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

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

告焉。則不得妻也。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

之私者。亦多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

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

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于戈。朕琴朕

弤。朕二嫂使治朕棗。象往入舜宮。舜在牀

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

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

曰。奚而不知也。象。真赤。真象。喜亦喜。完治也。揜去也。

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于。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瑠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棗。牀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值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問。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



與平聲

校音效

又音教

反音許六

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曰：然則舜偽喜者與？

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

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及命曰：始舍之，圉圉

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

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乎？既

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

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

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罔，圍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以為天子

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猶放也。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萬章曰：舜流

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

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

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

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

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

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

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

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

庫音鼻



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地名。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

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抗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庫，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庫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置蓄其怨。敢

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

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庫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庫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

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辭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朝音潮

反。國魚及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



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咸丘蒙 孟子弟

子語者古語也。堯雖憂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血子言堯但老不洽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虛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外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外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

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

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

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

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

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

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

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

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離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

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

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

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言昏聩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

養去聲 養去聲



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缺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不雅  
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書

圓音現  
反

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

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在蒙之說也

者而非如咸在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然則

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萬章問而孟子答也天

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曰否天不

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

諄之淳  
反  
行去聲  
下同

事而示以與之意耳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

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

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

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

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

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

己矣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曰敢

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

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

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

暴步  
反下同

治去聲



國去聲

國音朝

天音扶

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

也。訟之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國音朝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之謳歌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



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

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

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

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

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

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

命也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肖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

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

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

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

下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一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

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

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

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

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一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一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毫商所

三十五

之相之  
相去聲  
相去之  
相如字

相王皆  
去聲

艾音



禪音擅

也都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

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

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

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要平聲下同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

諸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孟

樂音洛

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鬻五高反又戶驕反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末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賢賢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

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

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

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天

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夫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



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

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

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

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

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

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損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

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

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

潔其身而已矣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

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

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

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天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毫

伊訓。尚書篇名。

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官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毫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

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

事者為之也

王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押之人也。好事。謂

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

難於容 反 道 上 余 反 好 去 聲 如 字 又 音 聲

惟吐回 反 丙 音 納 說 音 稅

行 去 聲



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

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

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

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與命也。顏淵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

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

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阮主

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雁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雖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王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王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

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

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

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王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

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

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

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于秦穆公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

棘之壁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官

之奇，諫百里奚，奚不諫。虞虢皆國名。垂棘之壁，垂棘之地。所出之壁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

去聲

求勿

去聲

下同

音嗣

要平聲



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

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

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

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

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

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

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鷙以成其

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于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鷙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耻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

不致欲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比聖賢出處之太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相去聲

孟子卷之九



孟子卷之十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治去聲 下同 橫去聲 朝音潮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者有分難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

與音預

漸先歷

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夫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

何事非君言所

鄙校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



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

以仕而仕孔子也

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揚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

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

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子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知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

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

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

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正終書所謂蕭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智

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

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

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鐘鐘以宣

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

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

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擬寬智

譬則巧也聖賢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甲去聲



義則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竟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行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北宮

姓錡名衛人班列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

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朝也嘗聞

其略也當時諸侯兼并借竊故思周制妨善已之所為也天子一位公一

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

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天

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

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天子之卿受

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

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

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倍之也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二萬二千畝其入可

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

錡魚綺反  
錡去聲  
錡上聲







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

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

友矣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

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

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

我者也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

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

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

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

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

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

之尊賢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

○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送為賓主是天子

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貢

用下敬上謂之貴費用上

敬下謂之尊賢尊賢其義一也貴者尊賢者事

之宜者然當時但知尊賢而不知尊賢故子思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借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豐音秘

般音班

疏食之食音嗣

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

也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

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

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

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公義與否必其公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

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

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

子受之矣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耶交以道如餽饋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賜也然豚之類也萬章

國平聲

徵書作

敦徒對反

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

其餽也以禮斯可受御與曰不可康誥曰

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

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

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

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開作懸無凡民二字讞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聞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

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列十四字語意不論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

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予以



比去聲

夫音扶

較音角

與平聲

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

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

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

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

況受其賜乎此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

其與魯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入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入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

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入之盜

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道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

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曰然則孔子之仕也

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

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曰

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

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此

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薄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薄畫止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

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

不去者亦欲外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去之蓋其去雖不輕

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

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

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

公養之仕也見前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



衛侯元也。春秋公春。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欲。之。○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其自疑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為養並  
去聲下

○孟子曰。仕非為負也。而有時乎為負。娶

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者。辭尊

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  
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饒養者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  
家貧親老或道與時

居卑辭富。居富辭卑。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辭尊

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所擊木

也。蓋為貧者。雖不玉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  
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  
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  
是真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牛羊茁壯長

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

而已矣。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死  
圍芻牧之吏也。田肥貌。言以孔子太聖而嘗為賤官。不以  
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  
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

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取也。以此位為罪。則無行道之  
責。以廢道為耻。則非竊祿  
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  
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

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

託於諸侯非禮也。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  
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

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

士不得此。諸侯不仕  
而食祿。則非禮也。

會工外  
反。音都浪  
反。音去聲  
田阻刮  
反。音上聲  
朝音潮

音平聲  
音託

音為偽



周之周救也。視其禮之則周也。曰周之則受賜之則

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

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

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

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

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

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及蓋

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

可謂悅賢乎亟數也。具肉。熟肉也。卒未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未後復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

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

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

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

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

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

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

者也能養能舉堯舜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去聲 女下字

亟去聲 下同 標音杓 使去聲



同。質與質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艸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鷄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

聲。爲並去

國無皆

去聲。

召與之與平聲

反。喪息浪

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如何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說見前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旒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季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旃。折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

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

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

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小詩。

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砥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

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

夫音扶

底詩作  
砥之履  
反

與平聲

曰孔子當往。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子孔

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

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

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

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

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

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

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與



孟子卷之十  
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  
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間也王

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

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

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

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王勃然變

乎色勃然變色貌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

以正對孟子言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

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君臣義不合不合

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

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翟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卷之十



